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一回 濟小塘回家戲妻 遭五鬼混鬧家庭

話說丫鬢跑進去，說：「奶奶，可不好了！當真的有了鬼了。」一言未盡，只聽著屋中亂響，滿院裡顯露鬼形，整整的鬧了一夜，天明方止。王氏向丫鬢言道：「你昨日說的那個道士想必今日還來，你在門前等著，他若來時，報我知道。」丫鬢答應，往大門而去。話不可重叙。丫鬢三天沒見道士，家中就鬧了三夜。到了第四日上，丫鬢又在門前等到日色平西，遠遠的聽著木魚響亮，待不多時，只見小塘來在門前，緊行幾步竟自過去。丫鬢著急，邁開三寸的金蓮，跑到跟前，一把拉住，說：「神仙爺爺，前日冒犯你幾句，休要在意。跟我來，有件事情合你商議。」小塘明知故問，說：「大姐，你有什麼事呢？」丫鬢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家果然有了鬼了。」小塘說：「信我的話麼？」丫鬢說：「神仙老爺的話誰敢不信，只求爺爺慈悲，與俺除了妖怪，俺多多進些謝禮就是了。」小塘說：「要我除怪還須你主母親自求我。」丫鬢說：「這個自然。你且少站一站，我去通報。」丫鬢進去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「我家主母有請。」小塘聽說，跟定丫鬢直進後堂。但見王氏站在簾外，釵環不整，形容消瘦，好似帶病的一般。小塘看罷，心中暗歎。列位，難道小塘認的王氏，王氏就不認的小塘了麼？只因著小塘有意試探妻子，先用法術掩了本來面目，所以王氏不得認的。且說王氏一見小塘雖是道家打扮，卻是衣服華麗，行動輕薄，並不是久修的老道，她那心中就有些不悅，只得含羞開言，說：「道爺，只因我家宅子不淨，連日有鬼，聽說仙長能以預先知曉，若能與俺除了邪祟，自當重謝。」小塘故意前後瞧了一瞧，說：「貴宅妖氣甚重，皆因你家無有男子，妙女獨守空房，所以才有這些兒怪。除非得個男人在你臥房睡上一宿，方得除的邪氣。」丫鬢一旁多言，說道：「爺，你準是個神仙。自我家的爺走了，管家、小廝俱各逃散，果然沒個男人。你倒是個男子，何不留下，與我家鎮鎮邪呢！」王氏喝道：「好個多言的丫頭，我的臥房難道叫人住麼！」小塘聽說微微冷笑說：「既沒緣法，何必苦苦求我。」說罷邁步就往外走。丫鬢僕婦一齊怨道：「好容易才等來的，又給放出去，還當請回他來，方是正理。」王氏無奈，又叫丫鬢去請。小塘說：「若叫我回去，只得你主母親自留我。」丫鬢報明瞭，王氏不允。忽然空中磚瓦亂響，更甚於夜。王氏無奈，親自出來說：「仙長，方才是我喝罵丫鬢，別見怪，且請回去。」小塘說：「叫我回去，須把你的臥房讓我。」王氏說：「但憑尊意。」小塘復又回到後宅，空中磚瓦還是亂響。小塘用手往空中一指，忽然平靜。丫鬢把小塘領至臥房，乘上燈燭，說道：「爺可用飯麼？」小塘說：「不用，暖壺酒來就是了。」丫鬢暖了一壺酒來。小塘說：「你們各去安歇，不許輕出房門。」丫鬢領命，各自散去。

這小塘早已留心，看看王氏宿在那房中，打發丫鬢散去，自己吃酒多時，從新又作起法來，滿院中鬼哭神叫，嚇的丫鬢蒙頭蓋被不敢作聲。小塘出房，走到王氏窗下，將窗櫺彈了兩下，低聲言道：「女菩薩你枉守空房，豈不害怕！貧道與你作伴一宿，何如？」王氏聞言心中好惱，說：「好一個無法的野道，休得胡言，若不快著走開，到明日送官問罪，看你那顏面何光！」小塘聽了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既是娘子這等貞烈，我也不好強求，待我與你除去妖邪，宅內平安。但只一件，孤陰無陽，久後怕是又有鬼怪，若有當家公子前來求親，你要許他，設若不許，必有災難。」小塘言罷，借土遁而去。到了天明，丫鬢們見院內平安，無有動靜，一齊起來，走到臥房一看，只見房門半掩，並無道人。又把王氏叫起，問及道人的去向，王氏並不說破，只推不知。丫鬢又把前後門看了一遍，俱各沒變動，以為神仙顯聖，都望空叩謝。

且說小塘從土遁走了，到了一枝梅家，待不多時，一枝梅收拾早飯與小塘、承光食用。承光見正中擺著一尾鮮鱒魚，說：「苗賢弟，這等美味，你自何處得來？」一枝梅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昨在彰儀門閒走，見有兩匹報馬，馬上之人皆著朱紅箱子，街上人等都說是與嚴府進的鱒魚。我想，還沒進上，他先受用，氣他不過，晚間暗進嚴府開了吃食庫，見有十二尾鱒魚，我拿了它四尾，兩尾奉敬仁兄，那兩尾孝敬我的姑母。」

小塘說：「令姑母在哪裡居住？一向作何生理？」一枝梅說：「我這姑母住在東四牌樓三官鋪西，有名的許姥姥，專做官媒保山。」小塘聽說，將鱒魚眼點成兩顆明珠，又用磚塊點成兩錠黃金，交與一枝梅，說：「煩你把這金、珠送與令姑母，煩她到尚家衚衕我的家中，見了王氏如此這般，無論事成與不成先謝她銀子十兩。還有書信一封，你可裝作外來客人，先將此書送到我家，見了使女這般如此。」說罷取了十兩銀子一封書信交與一枝梅。

一枝梅揣在懷中，用飯已畢，換上衣服，到了他姑母家中，把金、珠交付明白，又把小塘的話說了，留下十兩銀子出門往尚家衚衕而去，到了尚家衚衕濟家門首，將門打了兩下。裡邊出來一個丫鬢。原來一枝梅能通十三省的鄉語，他就裝成揚州的口音，說：「你們可是濟相公家的人麼？」丫鬢說：「正是。我家相公出家好幾年了，你今問他怎的？」一枝梅說：「我乃揚州人氏。只因你家相公出外訪道，流落在揚州，我二人說話投機，結成兄弟，來往一年有餘，不幸他身得大病，寫下遺言家書一封，倘若不好，叫我與他捎在家來。誰知寫書之後，不多幾日竟是死了。我今進京買賣，故將家信與他捎來。」丫鬢聞言開門接過書信，說：「大爺少等一等，待我報知主母，再來回話。」說畢進內，把書信呈與王氏，又把一枝梅的話學了一遍。

王氏聽畢，將書拆開，上寫著：「拙夫親筆拜上姪妻王玉容：自從出外訪道，數年辛苦，勞而無功，流落揚州，不幸身得重病，幸有結拜兄弟煎湯服藥，寸步不離，豈知命中無救，丹藥不靈，故寫遺言，以通音信。倘若拙夫辭世，賢妻只管另嫁，莫誤青春。餘不及言，特此奉聞。」

王氏看罷，不由的放聲大哭。丫鬢說：「奶奶且莫悲傷，捎書人原是死鬼爺的朋友，現在外面等候你老人家。還見他不見？」王氏想了一想，從櫃內拿了四兩銀子交與丫鬢說：「你到外邊學說，就說你家主既然亡故，主母就是寡居，不便與人相見，權送這四兩銀子以當路費。多多拜上他罷。」丫鬢聽罷，到了外邊，向一枝梅把話說了，又把銀子獻出。一枝梅說：「我與你家主原是相厚的朋友，捎書寄信理之當然，怎好受此程謝。」言罷竟去，頭也不回。丫鬢把門關上，到後邊回復了王氏。王氏取了幾百銅錢，叫老丫鬢買了些紙錢果品，設下小塘的靈位，自己換上重孝，祭了一番。正然守著靈位啼哭，丫鬢說：「奶奶，四牌樓的許姥姥來了。」說著許媽走到跟前，明知故問，說：「濟奶奶這是誰的靈位？」王氏說：「媽媽你還不知道麼，我家相公死在他鄉了。」說著放聲又哭，許媽說：「奶奶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哭也無益，我想濟爺放著偌大家財不享，撇下姪妻要去修行，到如今死不見屍，活不見人，撇下奶奶青春年少，算是他的心也太狠。依我說別哭他了，還是另尋個主兒，再風光幾年罷。」王氏聽說歎口氣道：「這也是我命該如此，怨不得丈夫。少不的苦熬，以盡我的心罷。」許姥姥說：「罷呀，他如今又沒留下一男半女，你可熬個什麼，待我給你打聽個好主，嫁了是正理。」說罷告別而去。